

一湖碧波一湖诗

——青年湖公园考察随笔

□赵传山

是着意,更是机缘。七八位怀揣文学情结的老者,在六一儿童节这天,到了青年湖畔刚刚竣工的曹州老城考察采风,际遇了“老少青”的时代兴会。

团队中付先生参与了老城恢复的策划、规划和建设全过程,在前往公园的路上,他告诉大家,曹州老城恢复是当下菏泽又一宏大城建工程,规划面积1064亩,三期工程分期施工。我们参观考察的是一期工程首开区,规划面积近300亩。这里紧临青年湖北岸,因此,首开工程与公园提升工程统一规划,同步建设,这样既能复原曹州老城原貌,又能扩充公园内涵外延,实现湖岸有城、城映湖中的水邑景观。

解说员也向我们简介了青年湖公园钩沉。青年湖是菏泽史称“七十二坑”中最大的水面,是当年筑堤取土形成的人工内湖,现存面积150余亩,坐落在“外圆内方”的老城西南。20世纪七十年代和2015年,曾两度进行较大规模提升改造。青年湖与西护城河相通,除城市景观功能外,还承担着调节城区水系功能,乏水而吐,丰水而纳,成为城市水系之肺、血脉之源。而青年湖公园,则是城中最大的亲水公园,规划面积500多亩,历经修复改造,已成为菏泽的一张城市名片。

我童年记忆中的青年湖,是一泓碧水,一湖蓝天,荷花半塘,岸柳成行,是城区人们最大的休闲娱乐场所,也是青年男女游泳戏水、谈情说爱的最好去处。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的歌声,我一直以为是青年湖里飘出的,直到20世纪九十年代去北京的北海,才知道那浪漫欢快的童声,唱的是那个地方,失落之

感油然而生。但直到今天,我仍然坚守着我的错误记忆,因为这是我童年憧憬过的梦境。

曾几何时,青年湖大片水面被垃圾填平,湖面日渐缩小,城市污水和生活废水肆意注入,臭气弥漫,当年菏泽的“西子湖”,一度成了人们的心病。“忽如一夜春风来”,随着菏泽经济腾飞和“创城”的开展,菏泽开启以恢复老城为总体规划的公园提升工程,青年湖又迎来了第二个青春。

我们的车子自天香公园出发,经中华路至广福大街,过书画院进入青年湖公园。两年不见,“天上掉下个林妹妹”,地上冒出个“大观园”!放眼望去,湖水碧蓝、波光粼粼,岸柳青青、倒映湖中;高塔凌波而起,拱桥湖中飞架;最使人震撼的,湖岸楼台亭阁,殿宇巍峨,一时竟不知到了何方地界。我不由暗叹,好漂亮呀!我心目中的青年湖,你又焕发了崭新的青春容颜!

天下名湖多矣。西子湖与大明湖最为天下闻名,与其相比,我们的青年湖当属“小家碧玉”。然而,在我的心目中,今天青年湖的颜值与神韵,我觉得还真可一比。请看,广福大街穿湖而过,把湖区一分为二,这不是“苏堤”吗?石栈道贯穿南北,又把西区分为左右两湖,那不是“白堤”吗?五孔彩虹落湖中,烟波微茫,那不是“断桥”吗?更需称道的,还是提升改造后满湖的诗情画意:这里有“潋滟水光”,有“黄鹂鸣柳”;西湖有“一点明珠湖心月”,这里有“白玉盘中一青螺”(圆形绿渚);苏东坡“欲把西湖比西子”,孰不知西子归老青年湖畔,在此浣纱捣衣。大明湖诚然很美,还装着许多名人

故事,“四面荷花三面柳”,青年湖上也都有;大明湖畔出了个婉约词人李清照,青年湖里走出个豪放英雄“黄金甲”;大明湖有七十二泉,青年湖有七十二井……谁说我们的青年湖不是风景之湖、诗意之湖呢?

湖中标志性立体景观,是永安塔和崇化阁。永安塔还未完全竣工,不能登临,于是我们登上了崇化阁。

崇化阁临水而建,坐落石砌高台。三层阁楼,八柱撑起;八角翘甍,凌空欲飞。凭栏俯瞰,碧波荡漾,绿珠点点;抬眼远眺,树木葱茏,高塔穿云;放眼极目,簇簇楼群,描出动感天际曲线。再拾级望远,天下明楼高阁,尽入胸臆遐思——

登斯楼也,西望可睹白日夕沉,北眺能见黄河入海;登斯楼也,可以目送黄鹤远去,可以思见日暮乡关;登斯楼也,可发“天高地远”悠悠之豪叹,可解“李广难封”失路之悲凉;登斯楼也,可感“忧谗畏讥”之郁结,能仰“先忧后乐”之风范。在今天青年湖公园,我真切领略了“一步一景一大观,一湖碧波一湖诗”的意境。

再从南岸北眺,湖底隐现“贝阙珠宫”,湖面漂渺“浮世万象”。慕景而往,我们穿过湖区,步入北岸,眼前豁然洞开:官衙州邸,庙宇大殿,牌坊亭阁,栈道廊桥,勾栏瓦肆,石巷青屋,好一派老城风光!我们似穿越时空隧道,一步跨入500年前的大明曹州。这里就是刚刚恢复的曹州一爿老城。

据史料记载,明正统十年(公元1445年),朝廷复置曹州于乘氏县,即今菏泽老城,除范希正为曹州知州。范希正上任后,“划方隅,定民居,立廊舍,构儒学”,主持规



划七十二条街、七十二个坑、七十二眼井、方形护城河的曹州城池,奠定了菏泽老城格局。范希正在曹州为官二十三年,后调任安徽颍州,继除宣城太守,致仕后再携全家定居曹州终老。他在曹州廉洁自守,爱民如父,成为活在百姓心中的一代循吏。据明史记载,范希正在曹县任知县时,发现一奸吏受贿枉法,将其送京师治罪,奸吏反以他事诬陷范希正,上官将其下狱查办,曹县士民得知,汇集八百多人入京为其辩冤。又适逢侍郎许廓因公过曹,曹县又二百多父老迎跪于道,为范希正鸣冤请愿。朝廷知范希正为清官良吏后,便让他出狱复职。

今天,青年湖畔的这片仿古建筑,就是恢复范希正时期曹州老城的首开工程。

首开区又以曹州路为界分南北两片区,南为青年湖南岸景区,主体建筑为明时州衙官邸,另有崇宁殿和关公庙。北区以“西门里牌坊”为标志,形成十字街巷建筑群,再现当年市井风情。

在此处,付先生又介绍了一个施工中带有神秘色彩的故事。他告诉我们,今天启动这一古城恢复工程,有当今人望,也有历史机缘,工程破土第一铲,在东北湖畔就挖出了一口古井。而最让人惊喜的,井中有青石一方,上刻“福寿”二字,大家都认为这是吉祥征兆,是我们先人早就料到了今天,而给我们留下的献瑞祥符。听了这番介绍,确给我们今天的复城壮举平添了几许禅意,几许谶意,还有几多诗意。但该工程是上应先人,下孚民望的民心工程,当是自然。

步入范希正州衙,这是三进庭院,砖木结构,古朴典雅,格调深沉。东西厢房悬列各式牌匾,真草隶篆,各显风骚。刘晏、杨震、杨庭等诸位曹州籍官员画像,赫然壁列,神态逼真。三进廊柱均镌鎏金楹联,门楣高悬格言牌匾。整座州衙,充溢着古典墨香,氤氲着清官循吏传世遗风。

一面凭吊官衙,一面却是浮想联翩。中国上下五千年,按传统史学,从战国到民国两千多年,政权更替,王朝兴衰,几无跳出“其兴也勃,其亡也忽”的周期规律。其根源在于专制极权,在于家国之尊。只有中国共产党人,经过艰苦探索,付出巨大牺牲,终于找到了“民主”这个法宝,并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,风雨同舟,才能跳出铁律魔咒,不断驶向光明彼岸。

值得庆幸的是,在封建严酷的官僚文化中,曹州却出了个清官循吏,很值得我们菏泽后人引以为豪。透过范希正我们更能领会到,做官只要为官清正,真心为民,百姓就会永远把你装在心里。今天我们修复以范希正为符号的州衙官邸,我以为不啻为了再现老城面貌,其宏旨是以史为鉴,激浊扬清。点赞我们的决策者和建设者们,其初心可嘉,其人其行,功莫大焉!

在官府正堂东厢,有一范希正全身蜡像,栩栩如生。神态沉静温和,官服官冕加身,正与一布衣老者对面悬谈。布衣老者双手捧一布袋,躬身微倾,不知是范希正赠物济困,还是退物解语,也许是退还“卖炭翁”炭值,也许是救助“陶者”买瓦补屋,因没文字说明,给观者留下许多遐想。然而,那个“一枝一叶总关情”的历史名篇,却在这里真真切切找到了物象印证,吊古讽今,诗意盎然。

观览结束,已是烈日当午,热浪蒸腾。但大家仍余兴未尽,感慨颇多。团队中一老领导立马抒怀,口占一绝:“菏泽城中多古迹,黄河相欺化作泥;重建再现老城貌,功德无量鬼神泣。”道出大家的共同观感与心声。

今天青年湖公园确实变了,变得更美了,成为国色天香中的一朵奇葩,成为时代东风吹绿的一束新枝。我轻轻地挥手告别,“正如我轻轻地来”,青年湖公园,我一定再回来!

(本版照片由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武需提供)



青年湖公园夜景